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Herman Melville, a 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dark coat and a white cravat,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Hawthorne

霍桑集
故事与小品

霍桑集

故事与小品

罗伊·哈维·皮尔斯编

姚乃强 严维明 李公昭 戎易伦

文美慧 杨静远 刘若端 张 扬

王逢鑫 刘意青 黄成林 邹 溱

褚律元 叶 宇译

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桑集:故事与小品(下卷)/(美)霍桑著;(美)皮尔斯编;
姚乃强等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11
(美国文库)
ISBN 7-108-01024-0

I. 霍… II. ①霍… ②皮… ③姚… III. 文学—作品综合
合集—美国—现代 IV. I7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593 号

编 者	[美]罗伊·哈维·皮尔斯
译 者	姚乃强 严维明 李公昭 戎易伦 文美慧 杨静远 刘若端 张 扬 王逢鑫 刘素青 黄成林 邹 溱 褚律元 叶 宇
责任编辑	倪 乐
封面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5.875
字 数	576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下卷)44.00 元

目 录

故事与小品	1
神奇之书	1327
献给女孩子和男孩子们	1327
探戈尔伍德故事	1485
给女孩子和男孩子的 第二本神奇之书	1485
附录:	
年表	1663
文本说明	1672
注释	1680

新亚当和夏娃

746

我们这些生于世界人为体系的人们，永远不能确切地知道在我们目前的状态和情况下有多少的东西是自然的，而有多么多的东西只不过是人的歪曲的心灵所篡改的结果。艺术已变成第二个而且是更加强大的自然；她是一个继母，用她狡猾的温柔已教会我们蔑视我们真正的母亲的大量而有益的关怀。只是通过想象这个媒介，我们才可能松开这些我们称之为真理和现实的铁镣，使我们甚至只能似懂非懂我们是些什么样的囚徒。例如，让我们想一想好神父米勒对已经证实的预言的解释⁴⁹吧。世界末日突然降临全球，横扫了整个人类。从城市和田野、从海滨和陆地中的山区、从辽阔的大陆、甚至从海洋中最遥远的岛屿——每个有生命的生物都消失了。再没有一个上帝创造的生物的呼吸能扰乱地球的大气层了。但是，人类的住所、及其全部完成的事业、人类游荡留下的足迹、及其辛劳的成果、人类的智力培养和道德进步的可以看得见的象征——简而言之，每件能为人类目前地位提供证据的实物——都将会保存下来，而不被命运之手所触及。那么，为了使荒芜而废弃的地球繁衍生息，我们将假设一个新的亚当和一个新的夏娃已被创造出来，他们的心

869

灵已充分发展,但对他们的先人一无所知,而且对围绕他们先人的原已定形的病态环境也一无所知。这样的一对男女能马上分辨艺术与自然。他们的本能和直觉能立即辨认出后者的智慧与简朴;而前者由于精心的歪曲,会给他们提出连续的一长串疑团。

让我们以一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心态,尝试着追溯我们世
747 间凡人的这一对虚构的继承人的第一天的经历。至多就在昨天,人类生命的火焰熄灭了;刚刚过完了一个无人呼吸的夜晚;现在又一个清晨来临了,预期地球会依然荒凉,不亚于前夜。

天已黎明了。虽然无人凝视东方,可是它依旧露出了自古就有的红色;尽管孤寂笼罩着整个地球,但是自然界所有的现象都要使自己新生。为了美的缘故,地球、大海和天空的美仍旧存在。但是,很快就要有观看美的人了。正当最早的晨曦给地球的高山之巅镀上一层金色时,有两个人诞生了,不是出生在为欢迎我们第一代父母而鲜花怒放的伊甸园里,却是出生在一座现代城市的中心。他们俩发现各自已经来到世上,彼此凝视对方的眼睛。他们的情感不是惊奇;他们也没有因努力弄明白自己是何人、来自何处以及为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大为困惑。他们每个人都满意于获得生命,因为对方也同样活在世上;他们第一件有意识的事情是静静地、相互得到欢乐,可是这种欢乐好像不是从那一时刻才产生的,而是从过去的永恒中延续下来的。因此,由于他们满意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内在领域,因此外部世界并未能立即闯入而引起他们的注意。

然而,他们不久就感到对这种尘世生活的不可抗拒的需要,开始熟悉他们周围的东西和情况。当他们最初从他们共同看到的现实,转向在其它每个地方使他们困惑的梦想和幻影时,感到

所取得的进展如此之大,也许没有什么别的方面可以与之媲美。

“最亲爱的夏娃,我们现在什么地方?”这位新亚当喊叫着,——因为言语,或某个意思相同的表达方式,是他们生来俱有的,脱口而出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我觉得我不认识这个地方。”

“我也不认识,亲爱的亚当,”这位新夏娃回答说。“而且这是个多么奇怪的地方!让我靠你更近些,只看着你;因为其它的景象都烦扰和困惑我的精神。”

“不要那样,夏娃,”这位新亚当回答说,他仿佛对物质世界具有更强烈的倾向性;“要是我们对这些物质具有某种深入了解,那就好了。我们在这里处于一种奇怪的境遇之中!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

无疑地,有足够多的景象使这两个地球的新继承人陷入绝望的困惑状态。有长长的一排排高楼大厦、在金黄色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窗户、以及楼与楼之间的曾被车轮印下痕迹并碾压破碎的狭窄街道,连同其光秃秃的人行道,而车轮滚滚的响声已变为不可改变的过去。还有各种招牌,上面写着看不懂的字!映入眼帘的是每件东西的方方正正或样子丑陋,以及有规则的或无规则的变形!这些磨损与破裂,以及无法恢复的腐朽的标记,区分出了人的作品与自然生长的东西!在所有这些事物中,有什么东西对全然不知这种人为体系的心灵可能具有最微小的意义呢?而这种体系的意义是包含在每根路灯杆和房子的每块砖头里面的。此外,在一个源自吵闹和喧哗的地方,这种孤独和寂静甚至肯定会给亚当和夏娃一种荒凉的感觉,尽管他们并未疑心想到人类最近灭绝了。在一座森林里,孤寂意味着生存;而在一座城市里,孤寂则是死亡。

这位新夏娃以一种怀疑和不信任的感觉四下环视，正如一位城里的贵妇人、不知多少代公民的后裔，忽然被送到伊甸园时可能会有那种体验。她向地面观看的目光终于发现了一棵小草，它在人行道的石头缝里刚刚要发芽；她急切地抓住它，意识到这株小草在她心中唤起了某种反应。大自然发现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送给她。亚当沿街看来看去，没有看到一件他能看得懂的事物，最后抬起前额望天。而在天上，确实有的东西是他内心灵能够辨认出来的。

“抬头看远处，我的夏娃！”他大叫道，“的确我们应该住在那些金色光芒的云彩之中，或者住在那些云彩后面的蓝色深邃之中。我不知道是怎样离开家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失的，但是显然我们是已经离家走失了；因为我看到这一带没有什么东西好像是属于我们的。”

“难道我们不能登到那高处吗？”夏娃问道。

“为什么不能呢？”亚当满怀希望地回答说。“可是不行。尽管我们用了最大的气力，有个东西向下拽我们。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一条路。”

凭着新生命的劲头，好像没有那种不能登天的事！但是他们却已经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而当他们承认有必要继续走地球上已经踏平的路径时，这个教训会更加惨痛，把他们贬低到已绝迹的人类的水平。他们现在开始在整个城市里漫步，希望逃脱这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星球。他们在自己新鲜的开朗性格中已经有了厌倦的想法。我们将在他们走进一些商店、以及公用或私人建筑物时，观察他们；因为每一扇门，不管是市政官员家的，还是乞丐家的；不管是教堂的，还是州议会大楼的，都是被把里面的人一扫而光的同一种力量推得四散大

开的。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事情的发生对不是不走运的，依然穿着可能更适于伊甸园的服装的亚当和夏娃这一对男女，——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们走访的第一家是一个时髦的绸布店。没有彬彬有礼而纠缠不休的售货员急忙来接受他们的订单；也没有成群结队的贵妇人在翻弄这些华贵的巴黎布料。一切都荒废了；交易停止了；甚至听不到全国流行的一句话的回声——“往前走！”——来扰乱这两位新顾客的安静。但是最新的世上的时装样品、各种花色的绸缎、以及应有尽有的为装饰人体所用的最精细和最华丽的衣料，横七竖八地放在各处，多得好像森林里的明亮的秋天落叶。亚当看了几件商品，但是漫不经心地把它们扔在一边，嘴里喊着，叫声相当于自然词汇里的“呸！”或“啐！”可是，夏娃，——如果说不冒犯她天生的质朴的话，——以有些更加浓厚的兴趣审视这些属于女性的宝物。有副腹带碰巧摆在柜台上；她好奇地仔细观察，但是弄不明白那是干什么用的。接着，她又怀着模模糊糊的渴望心情——来回游荡的思绪——在黑暗中摸索的本能，抚摸一块时髦的绸子。

“总的来说，我不喜欢它，”她一边说，一边把这块光滑的绸子放在柜台上。“但是，亚当，那是非常奇怪的！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呢？我肯定是应该知道的——然而它们把我完全放进一个迷宫里了！”

“噢！我亲爱的夏娃，为什么要用这样毫无意义的事情来烦扰你的小脑袋瓜呢？”亚当一阵不耐烦地叫嚷。“让我们到另外的某个地方去吧！但是呆在那里别动！多么美丽啊！我最可爱的夏娃，你把那件长袍仅往肩上一披，就给了它多么大的魅力啊！”

夏娃用大自然已揉合进她的素质里的那种情趣,拿起一块
750 精致的银色薄纱零头,包住她的身体,结果是使亚当第一次产生
了衣裳具有诱惑力的想法。他以一种新的眼光和新的赞赏心情
注视着他的配偶,但是几乎是更甘愿看她自己原来的金发,却不
愿看她穿任何其它的衣裳。然而,他却模仿夏娃的样子,顺手抄
起一件蓝色天鹅绒斗篷,非常动人地披在身上,好像这件斗篷是
自天堂而降在他高大的身躯上。就这样穿着打扮,他们俩去寻
求新的发现。

他们下一个地方是进到一座教堂游逛,不是为了展示他们
的精美衣裳,只是被教堂的向上插入蓝天的尖顶所吸引,而他们
是渴望登上蓝天的。当他们走进门道时,听见一个钟用深沉的
回荡声调重复地报时,原来教堂司事所做的最后一件凡俗的事
就是给钟上满了弦;时间老人已然使他先前的子孙幸存下来,正
在用人类赋予他的铁舌,对他的两个孙子说话。他们俩听着,但
是听不懂他的话。大自然用构成现实生活的连串的思绪和行为
来衡量时间,而不是用一小时一小时的空虚无聊来衡量时间。
他们俩沿教堂过道向前走,抬眼看到天花板。要是我们的亚当
和夏娃在某座欧洲城市变成了凡人,迷失方向而进入一座大教
堂的宽广而高贵的气氛之中,他们也许会看出那些灵魂深奥的
建造者们修建教堂的目的。像一座森林的若明若暗的令人敬畏
的状态,教堂的气氛会诱使他们祈祷。在一座大都市的教堂的
舒适的墙壁之内,却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影响。

但是某种宗教的气味依然在这里徘徊,就是那些虔诚的灵
魂遗留下来的,他们曾经得到天恩而先尝到过神仙生活的滋味。
也许他们比他们的后人更早地体验到预言所说的更加美好的世
界,而他们在目前的世界里对他们自己所有的忧虑和灾难都格

格不入。

“夏娃,有件东西驱使我去朝上观看,”亚当说。“可是看到我们和蓝天之间的这个房顶使我烦恼。让我们朝前走,也许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伟大的面孔在俯视我们。”

“是的;一个伟大的面孔,上面有一道博爱的光芒在闪闪发亮,像阳光一样,”夏娃回答说。“我们确实在某个地方,曾经看到这样的面孔!”

他们走出教堂,跪在它的门槛前面,屈服于心灵对仁慈天父之爱慕的自然本性。但是,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到目前为止一直⁷⁵¹是在连续不断的祈求。纯洁和简朴在每时每刻都是与它们的造物主相对话的。

我们现在又看见他们俩进入一个法庭。但是他们对这样一座建筑物的目的能得到什么最渺茫的观念呢?他们怎么会想到跟他们具有相同天性的人类兄弟,却需要一个能强制他们内心灵魂的真正声音的外在方式呢?这种天性原先包括在目前是他们唯一生活定律的同一个爱的法则之中。除了一种痛苦经历,也就是许多世纪的阴暗后果之外,什么能够教他们懂得犯罪行为的令人悲痛的奥秘?哦,审判席,不是由心中的纯洁所建立的,也不是由大自然的简朴所建立的;而是由冷酷而满面皱纹的人们在堆积如山的尘世错误的基础上建立的。你正是人类被扭曲状态的象征。

同样无结果的白走一趟,我们的漫游者下一站访问的是一座立法大厅,在那里亚当把夏娃安置在议长的椅子上,而对他这样一个事例的寓意却一无所知。男人的智力,原是由女人的温柔和道德意识来调节的!假如世上的立法是这样进行的,州议会大厦、国会大厦和议会大厦就没有必要存在了;甚至连在浓荫

树下进行的那些开国元勋们的小型集会^①也没有必要存在了，而自由是他们最先在我国的海边向人类解释的^②。

他们下一站去什么地方？一种难以捉摸的命运，似乎用人类向游荡的宇宙提出过、但是在他们自身毁灭时留下而未能解开的一个接一个的谜，使他们俩迷惑不解。他们走进一座严肃的灰色石头砌成的建筑物，这座建筑物孤零零地立在其它建筑物的中间，甚至在阳光照射下也是阴暗的，它几乎不让阳光穿过它的铁护栏的窗户。这是一座监狱。监狱看守已经应比司法官更大的权威人士的召唤离开了他的岗位。但是囚犯们呢？当命运的使者摇晃开所有的门时，他是否尊重地方官的授权和法官的判决，是否根据世间法律的正常程序将土牢里的囚犯们留待发落？没有；在一个高级法庭已经进行了新的审讯，这审讯也许将法官、陪审团和囚犯在围栏前列成一排，也许会发现一个人不比另外一个人的罪孽小些。监狱像整个地球一样，现在变成幽752 静的地方了，因此已失去了某些令人悲凉的阴暗的东西。但是在这里有些像坟墓一样的狭窄牢房，因为不朽的精神在这些牢房里已连同躯体一起被埋藏了，而结果显得更加凄凉和更加死气沉沉。墙壁上有刻画的字迹，用铅笔乱写的，或用生锈的铁钉子胡划的；是表达痛苦的简短话语，或许是犯罪者对世界的大胆蔑视，或许仅仅是坐牢日期的记录，涂写的人尽力通过这些方法保持跟上生活前进的步伐。活着的人，现在谁也破译不了这些纪念性的文字。

① 指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等人参加的在费城召开的两届大陆会议。——译者注

② 这里指 1776 年 7 月 4 日在费城通过的《独立宣言》，宣称“一切人生而平等”，宣布脱离英国，成立美利坚合众国。——译者注

尽管这两位地球的新居民刚刚出自造物主之手,但是他们——不可能,连同他们的后裔在一千年的时间里——都不可能发现这座建筑物竟是一所治疗那种折磨他们先辈的最可怕的疾病的医院。医院的病人带有那种所有人或多或少被传染上的麻风病的外在特征。他们——他们兄弟中最纯洁的人也一样——都受到这种罪恶瘟疫的传染。确实,这是一种致命的疾病!由于人们感到这种病在胸中的症状,他们以恐惧而羞愧的心情遮掩这种病,反倒对那些不幸的患者更加残酷无情,因为那些患者的传染性病变在普通人眼里就是一种重罪。除了一件华丽的衣服以外,什么也遮掩不了这种病变。在世人生活的过程中,除了一样东西,就是生长在天堂而对治疗尘世一切不幸都灵验的鲜花未被用过以外,人们试验了每种疗法来医治和根除这种疾病。人们却从未试图用爱来医治罪恶!要是人们哪怕只有一次做过这种努力,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没有必要再存在亚当和夏娃游荡过的这种阴暗的麻风病院了。尽管你们天生清白,还是赶快往前走吧,以免这些仍然有意识的墙壁上的湿气会同样地传染你们,因而繁衍出另外一个沦落的种族。

亚当从监狱的中间穿过,进入监狱外墙之内的空地,在一个设计最简单而他却完全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结构下面停了下来。这个结构仅仅包括两根直立的杆子,支撑着一根横梁,从上面悬挂着一条绳索。

“夏娃,夏娃!”亚当一边喊叫,一边由于一种无名的恐惧而颤抖。“这个东西会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夏娃回答说;“可是,亚当,我的心里难受!这里好像再也见不到天空!——再也见不到阳光!”

很可能亚当颤抖,而可怜的夏娃心里难受;因为这个神秘的

753

物件正是人类整个体系的典型,与上帝强加的要求解决的巨大困难有关——一种恐怖而复仇的体系,从来没有成功过,但是被人遵循到最终。在这里,在最终传唤到来的那个早晨,曾有个囚犯——一个囚犯,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死在这个绞刑架上。要是世人听见了自己走近注定命运的脚步声响,绞刑倒不是不恰当的做法,因而可以用那样有特色的一次绞刑,来结束这个绞刑架处绞刑的记录。

这两位朝圣者现在又匆忙离开监狱向前走。假如他们俩知道地球原先的居民是如何因人为的错误被关押起来,又如何因他们的堕落而被囚禁和套上锁链的话,他们也许会把整个精神世界比喻为一座监狱,把消灭人类看做是释放监狱的全部囚犯。

他们下一个没有通报而走进了——他们也许按了门铃,但是白费力气——一座私人府邸,位于灯塔街的最宏伟的府邸之一。一阵猛烈而忧伤的乐曲声在颤动着传遍这座府邸,忽而像严肃的风琴的轰鸣升扬,忽而消失化为最微弱的低声耳语;仿佛有位对这个已故去的家族感兴趣的神灵,正在庭堂的幽静之处悲叹。难道是有一位处女,凡人中最纯洁的人,被留下来为人类的全体亲属演奏一首安魂曲吗?不是这么回事!这些是风鸣琴的曲调,大自然通过风鸣琴倾注了隐藏在她的每一次呼吸(不管是夏季微风还是风暴)中的和谐乐音。亚当和夏娃沉醉于狂喜之中,但是并没有夹杂着惊奇的心情。没等到他们来得及想到仔细观看这些华丽的家具、精美的地毯以及房间的建筑,振动风鸣琴的风声已经静了下来。这些东西只能取悦他们未见过世面的眼睛,但是不能吸引他们的内心世界。甚至连墙上的画也几乎没有引起更浓厚的兴趣;因为在绘画中有一种完全矫揉造作和具有欺骗性的东西,而具有原始简朴思想的人对此是不表同

情的。这两个不速之客仔细观看了一排家族肖像,但是他们俩太迟钝了,认不出肖像里的人在荒唐可笑的服装掩饰下究竟是男还是女,而且这些人的面容和表情都退化了,那是因为通过世世代代在道德和体力方面衰退而遗传的结果。

然而,偶然机会给他们展示了刚刚出自大自然之手的人体⁷⁵⁴之美的影像。当他们走进一个富丽堂皇的房间时,他们惊讶地,而不是恐惧地,看到两个人影前来迎接他们。想象到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除了他们自身之外居然还有什么别的生命存在,难道不是可怕的事吗?

“这是怎么回事?”亚当叫了起来。“我美丽的夏娃,难道你有分身术能同时呆在两个地方吗?”

“你呢,亚当!”夏娃怀疑而高兴地回答。“肯定那个高贵而可爱的人形是你的。可是你却在这里,就在我身边!我只要一个你就满意了——我想不应该有两个你!”

这个奇迹是由一面高大的镜子造成的,他们俩很快就弄明白了这个奇迹的奥秘,因为大自然在每一池塘水中都给人脸创造了一面镜子,而且在无浪的湖泊上也给她自己伟大的面孔创造了一面镜子。你们俩高兴而满意地凝视了自己的尊容后,又在这个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座大理石儿童雕像,精美得到了理想化的程度,因此它几乎值得当做他们头胎孩子的预示的生动写照。雕塑以其至高无上的优美,比绘画更为真实,而仿佛是根据叶片或花朵的同一种规律,由一个自然的胚胎进化而来的。这座儿童雕像给这对孤独的夫妻留下深刻印象,好像它是一个伴侣;这座雕像同样暗示了过去和未来的秘密。

“我的丈夫啊!”夏娃低声耳语说。

“你要说什么,最亲爱的夏娃?”亚当问道。

“我不知道世界上是不是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她接着说，带有一种好像一想到其他居民就害怕的感觉。“这个可爱的小人形！它是不是曾经活在世上？还是它只不过是某种真实东西的影子，就像我们在镜子里的影像。”

“太奇怪了！”亚当一边回答，一边把手按在眉毛上。“我们周围尽是神秘的东西。一个想法在我面前不断地掠过——但愿我能抓住它！夏娃，夏娃，我们是不是正在踏着跟我们相像的人的脚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的世界那样不适合作为我们居住的地方呢？”

“我们伟大的天父才知道呢，”夏娃回答说。“但是有个东西告诉我说，我们不能永远就只有我们俩。要是有其他人以这种美丽的形象来访问我们的话，那有多么甜美呀！”

755 接着，他们游荡着穿越这所房子，到处发现人的生命标记，而这些标记连同刚刚想到的看法，在他们心怀中引起了更深刻的好奇心。女性在这里留下了优雅和高尚的痕迹，也留下了高雅的针线活儿的痕迹。夏娃仔细搜索了一个针线筐，本能地把玫瑰色的指尖插入一个顶针儿。她拿起一块刺绣，上面绣着模仿的花朵而鲜艳夺目，已故人类的一位美貌少女在一朵花上留下了一根针。遗憾的是，没等到完成这样一件有用的活计，世界末日居然抢先来临了！夏娃几乎感觉到了绣完这个作品的技艺。一架钢琴被打开着。她漫不经心地用手在琴键上扫了一下，突然弹出一个旋律，如同风鸣琴的曲调一样自然，但是因具有依然无忧无虑的生活节奏而欢悦。穿过一个阴暗的入口，他们在门后发现一把扫帚；夏娃，由于包含着女性的全部天性，而一种隐约的意识，知道这是一个适宜于她手中干活的工具。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他们看见了一张有顶帐的床，以及所有用于睡

眠的奢侈的床上用品。一堆森林落叶本来会更适于达到安睡的目的。他们走进育婴室,迷惑不解地看到小睡衣、小帽子、小鞋、以及一个摇篮,而在摇篮的帐帘里仍然可以看见一个婴儿身形的印记。亚当稍微地看了一下这些琐碎的东西;而夏娃则陷入一阵无言的思索,几乎不可能从思索中将她唤起。

由于非常不幸的安排,就在这整个家族,也包括应邀前来的客人,被传唤到无限空间的无人知晓的地方去的那一天,在这个府邸里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在厄运到来之际,餐桌实际上已经摆好,而人们正要入席。亚当和夏娃未经邀请就来到宴会桌前;宴会饭菜已经凉了一些时候,否则会给他们俩提供他们先人的烹调术的极其可口的实例。但是难以想象这对没有堕落的夫妻在努力寻找适合充当他们头一顿饭的食物时的困惑,当时参加一个时髦的宴会的有教养的人们就要在一张餐桌前满足他⁷⁵⁶们的食欲。大自然会不会教他们俩懂得一碗甲鱼汤的奥秘?大自然会不会鼓励他们俩饱餐一个鹿的后臀肉?大自然会不会启发他们俩去体会由横渡大西洋的最后一艘汽船进口的巴黎馅饼的鲜美味道?大自然是不是更宁愿不去叮咛他们俩厌恶地躲开鸡鸭鱼肉的?而鸡鸭鱼肉冒着蒸汽,使他们纯洁的鼻孔感到散发着一种令人讨厌的死亡和腐烂的气味。——食品?付饭钱的帐单上并没有包含着任何他们认作是食品的东西。

然而幸运的是,在邻近的一张餐桌上摆好了饭后食品。亚当的胃口和动物的本能比夏娃反应要快,他发现了这种合适的宴会食品。

“喂,最亲爱的夏娃,”他大喊道。“这里有吃的。”

“喂,”她回答说,一个家庭主妇的萌芽在她内心搅动,“我们今天一直那么忙,不得不临时凑合一顿饭。”